

## ■图片故事

## 思念 穿越中元节

□韩星星 文/图

母亲不识字，看不懂表，她的时间走在院门口的杨树上。当树叶枯黄，落秃了顶，她就知道“鬼节”到了，该给外公、外婆和大舅上坟了。冥冥中，那些落叶，就像他们写给母亲的信笺。上面都说了什么呢？我一字不识。母亲认识，变得肃静而清澈，如同一个孩子。

母亲说，外婆死时，她还紧抱着吃奶呢，拉都拉不开！她那么小，当然不记事，是大舅跟她说的。大舅也和我说过，他指着坟：叫姥爷、姥姥！你妈是吃她的奶长大的，你是吃你妈的奶长大的。那时懵懂得很，忽地笑了。那座坟真的像乳房，只是妈不吃一嘴泥才怪！

大舅也笑：“人老了，就像树叶一样，就会落，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爹娘的身边。”

我皱起眉头，问大舅：“姥爷和姥姥还不老呀，怎么也像树



叶一样落了呢？”

大舅怔住，他从未想过。良久，他叹口气：或许爹娘的爹娘比我们更需要爹娘吧！

我点头，相信大舅。在我眼里，大舅就是一棵树，茁壮、挺拔、顶天立地。年岁渐长，才知道大舅并没我想象的强大。外公

外婆早逝，他的努力、也只勉强够养活弟妹。当大姨、二舅和妈结了婚有了家，他也透支了时光，错过了成家，孑然一身，开始无家可归。

带母亲去二舅家一起上坟。母亲老了，平坦的水泥路，她都走得磕磕绊绊。

二舅也老了，眉眼间满是大舅的影子。他喊出孙子，都比他高了。他们聊天，我去大舅曾住过的地方。小时，那里就是百宝箱，养着鸽子、猫和狗，还有本被母亲撕掉头尾的小说，大舅帮我珍藏了多年。眼前，没有了房屋，没有了大舅的一丝痕迹，到处种满红薯、玉米和豆角。

大舅真的去了，放心去了，像落叶一样。在这里，他多余了，外公外婆更需要他。

大舅走得很安详。金黄的寿衣，裹着干枯的身体，安静得像一枚落叶。

一辈子，一杯土。大舅的坟挨着外公外婆，他终于回到了他爹娘身边。亲人喊他，他不出来；鸽哨喊他，他不出来；太阳喊他，他不出来……或许，那抔土里也有人喊他，他的舅舅、父母、外公外婆……在那里，大舅还年轻，从早到晚，忙里忙外。哎！哪怕到了另一个世界，大舅仍闲不下，有那么多亲人要奉养。

外公外婆坟旁的树也老了，在秋风里点数着落叶。想起多年前，大舅带我上坟给我讲的故事：“树叶们保留着祖先的风俗习惯，每到深秋，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或者穿着黄色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纵身一跳……回到他们最初的故乡。”

我问“那里面”的姥姥姥爷，大舅在那边好吗？该给他成家了，别总让他一个人过。

## 万古人间四月天

——读尹若雪《林徽因》

□冯天军

林徽因，一个才貌双全、诗情洋溢、倾国倾城的民国奇女子。她是诗人、建筑学家、学者。她生在一个动荡而又温情的年代，用满腹才情和一身智慧演绎了一段传奇人生。

林徽因的爱情和友谊是令人羡慕的。对于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她是一个满怀深情、不离不弃的贤妻。梁思成在婚前曾经问过林徽因一个问题：他说：“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你。”是睿智的回答，又是忠贞的誓言。的确，即使在流亡西南，困苦艰难的日子里，她也从未离开过梁思成，一直和他相濡以沫相扶相持，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业，相互启发钻研建筑。

提到林徽因，就不得不提她那两位“著名”爱慕者徐志摩和金岳霖。对徐志摩狂热的追求，林徽因心知肚明，她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个人。”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未娶，萧乾的一句话道破天机：

“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恐怕只有这样光明磊落的三位君子，才能演绎一出“择邻而居”的佳话。

林徽因的精神气质是令人倾倒的，她的聪慧灵巧几乎就是一种天赐的礼物。当然，这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早年她的父亲林长民在文学上的见解和造诣给了她很深的影响，又由于林长民当时的政界地位，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她去英国游学，开阔视野，吸收欧洲清新自由的学术营养。后来她又和丈夫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学，在建筑学领域吸取了更为广阔丰富的知识。这一切，为她后来回国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以及新中国的建筑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林徽因对文学和建筑的满腔热情是执着的。单从他们的结婚日定为建筑大师李诫的纪念日，儿子梁从诫的名字也是

1955年4月1日，“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在众人的缅怀中离去，而她作为那个时代伟大优秀的女性，其健全的精神气质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样传奇执着的一生，永远值得后来人铭记。

## 书海掠影



## 承载父爱的自行车

□汪小弟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时激动得语无伦次起来，当时就是说上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欣喜和意外。

我迫不及待地把自行车推出去在乡路上转了一大圈，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了自行车。

推着自行车转了一大圈显摆够了我才回了家。父亲见我回来了，灭了手中的烟卷问我：“高兴吗？”我一个劲地点头直说高兴。

这时一旁的母亲说话了：“你爹让你把家里卖猪的钱拿出来才给你买的自行车，你爹一直唠叨说你每天上工远，他不忍心看你每天跑那么远的路去出力干活，你爹心疼你啊！”听了母亲的话，我知道买了自行车，今后家里的日子更紧了，不知怎么我的泪水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让我没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后没几年，我家的生活就渐渐好了起来。我结婚那年，父亲又拿出家里的存款给我买了一辆摩托车，而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每人都有了他们自己的自行车。到了二十一世纪，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日子也一天天富裕了起来。现在，我和弟弟都成了家。前些年，因为手里有了钱，吃穿不愁了，我们每家都买了小轿车。

现在，年过九旬的父亲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每当我对他说起那辆自行车，父亲都会说：“那时候家里穷啊，买辆自行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听了父亲的话，我感受到了如山般的父爱……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买自行车的事我再没提起过，因为我知道父母的难处。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年年底的一天，我拖着疲倦的身体收工回到家后，竟看到院子里放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我一下子懵住了，蹲在自行车边上的父亲，父亲乐呵呵地说：“给你买的呀，喜欢吗？”

听父亲说是给我买的，我一